

好事花生

「你知道台灣哪個地方盛產花生嗎？」我時常問初次相識的朋友這個問題，大部分的人認為是嘉義、台南或高雄，只有極少數人回答雲林，卻僅是憑著感覺猜測。

打開窗戶，早晨的陽光透進書房，一眼望去是四周綠油油的農田，穿插著道路，形成一幅綺麗的風景。也許這是某些人嚮往的退休生活，然而在此生活近二十年的我，心中竟毫無感到一絲喜歡，反而想離家高飛。選填大學志願時，六個選項裡，全部都在北部，或許我是社會課本中，所提到的外移人口吧！

年少的男孩，懷抱著夢想，離開那片田野。

我的離開並不完全沒理由，我們家秉持的傳統觀念，尤其是與爺爺、奶奶住的那麼近。每逢初一、十五或節慶日，奶奶一定會拜拜。雖然準備的過程十分辛苦，然而結束後的大餐，也成為某種期待。爺爺是一位職業農夫，身為長孫，每逢收成季節時，到天還未亮的農田裡幫忙，那時總羨慕那些還在夢鄉中的同學。一望無際的花生田，雖然有機械的幫忙，卻也是一份體力活，待到太陽落入海平面，臉如夜色般的黑。

父親開著一間雜貨店，同時也是長子，每當收成季時，農田裡總能看見三代同堂的身影。不過父親也是最主要的離開原因，自我記事起，父親對我的教育，總是最嚴格的標準，直到國中前，只要稍微做錯事，都不免棍子的伺候。天性自由開放的自己與

頑固保守的他，經常因為觀念不合而爭吵，甚至需要奶奶和其他親朋好友調解。

曾幾何時，每到收成季節的假日，是記憶中的痛苦記憶。

除此之外，父母也十分注重我們的教育，然而進入青春期，經歷了長久的打壓的我，產生了逆反之心。國中時，我沉浸於喝酒、打牌和翹課的循環，每天不務正業，成績也從前十名掉到倒數，甚至會考成績更是一敗塗地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母親流淚。一股從未有過的愧疚感，頓時湧上心頭，也在那時埋下改變的伏筆。

進入高中後，我一改國中時的頑劣，目標只有考到好成績，無數個夜裡，寂靜的農田旁，有盞未熄滅的燈。好在皇天不負苦心人！成績都能穩定在前五名，同時也收穫一群要好的朋友，與父親的關係稍有緩解，一切彷彿步向正確的方向。

那時的花生也收穫滿滿。

對於每位高中生而言，學科能力測驗（簡稱：學測）是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。還記得那個疫情肆虐的盛夏，從窗戶向外望去，那片農田依然綠意盎然，不過堆積如山的解題書，卻令我實在開心不起來。就在某個午後，一則簡訊劃破了寂靜的房間，「我確診口腔癌，目前還在等報告。」爸爸傳了看似語氣平靜的描述事實。剎那，我聽見弟弟在廁所啜泣，妹妹把自己鎖在房間放聲痛哭，然而我找到正在顧店的母親，語氣平靜地討論下一步該往何處？

背負長孫、長子和男孩子三重身分的我，從小就被要求不能隨便哭泣，需要抗起照顧家庭的責任，也許這是我沒有輕易落淚的原因。儘管感到非常錯愕及難過，學測的壓力沒有絲毫減少，更要幫忙家裡看店，除此之外還要時刻擔心父親的狀況，那陣子也趕上了收成的季節，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，一時間心裡祈禱能有好事發生。

手術前夕，因為疫情的緣故，醫院限制一次僅能一人探訪，我坐在病床旁，病房內的寧靜，耳邊能清晰聽見儀器的聲音。沉默許久後，父親開口說：「大哥，這一陣子辛苦你了，這個家就交給你了。」我睜大眼睛顯得不知所措，點頭輕聲說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一個男人的交付是如此的簡單沉重，一夜之間長大，原來是如此啊！

幸好，好事真的發生，父親是癌症初期，切掉病變部分即可，原本有著許多陋習的父親，作息也變得正常，甚至迷戀上爬山。不知不覺中，又是一年盛夏，我考上桃園的大學，曾經嚮往的生活，也逐漸實現。又是收成季到來，不過這次竟沒有感到厭煩及抗拒，取而代之的是有點不捨，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，我在心裡對它們說了聲：「謝謝！」

待到成熟後，離開了土壤，反而眷戀起那片土地。

升上大學後，抱著認真對待所有事務的態度，不僅在學業上取得好成績，也收穫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如此順利的大學生活，卻讓我感到自我懷疑，為何平凡的自己能有那麼好的人緣？有人說我很樂觀、成熟，也有人說我很好相處，然而印象深刻的說

法，是那場在海邊的談天，一位要好的朋友跟我說：「我想是你的真誠，不論事情與你有關與否，你總是不遺餘力給予幫助，甚至我情緒低落時，給予許多安慰。」那刻我發現，這都是父親、爺爺甚至整個家鄉所帶給我的特質。

此外，最讓我感到自豪的是加入服務學習志工團隊！最初只是抱著想做些什麼的想法，卻收穫了一群好夥伴，無數個採訪及營隊，使我看見更加廣闊的世界。很慶幸當初選擇認真讀書，選擇加入志工團，還有一路以來都未曾放棄的自己。

果實累累的花生，表面雖然佈滿塵土，它們依舊互相扶持成長。

一切看似一帆風順，然而在大學即將倒數一半的夏天，一通電話打亂平靜的生活，「爺爺口腔癌末期，目前在醫院等報告。」母親語氣沉重地通知我此事。「怎麼可能！上個月母親節聚餐，他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我不可置信的問，然而媽媽解釋完後，現實也逼著我不得不承認，原來他隱瞞疼痛很久，以為吃些成藥就能痊癒，頓時後悔自己為何沒有提早發現他的異常。

儘管期末考快要到來，我毅然決然決定乘上返鄉的列車，前往家裡幫忙花生的收成，那年的夏天異常炎熱，花生也難得的大豐收。結束收成後，我前往醫院照顧爺爺三天，讓父親能夠休息一下，看著瘦弱且無法說話的他，心情異常的複雜。人在生病時，往往脾氣會變得暴躁，因為曾經閱讀過張曼娟老師的《我輩中人》，於是先前做了心理準備，然而實際的情況，卻是更加的真實與複雜，小至喝水、睡覺；大至吃藥、

治療，每天的睡眠幾乎不到四小時，僅是三天的疲勞轟炸，讓我體會到父親的辛苦。

到了離開醫院北上的那天，爺爺坐在床邊，用盡全力地說出一句話：「你要好好讀書，不要像我一樣像個牛種田。」晃眼間，我不知該如何回話，只能點頭說到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北上的列車上，幾滴淚水悄然落下。

看著堆積如山的花生，心裡再一次祈求好事發生。

如今爺爺接受化療，氣色明顯好了許多，甚至可以進食，父親身體也越發健在，而我也更加充實自己，不論是實習時的好表現，或是在一千多人面前表演，一切仿佛又步上正軌。儘管未來的路還不明確，甚至有可能再次跌落谷地，但是相信那些在農村裡學到的事，也許稱得上一種信念吧！它能帶我走出每個黑暗，走向有光的遠方。

人生也過了二十餘載，經歷了許多事後，感覺自己好像長大，又好似還未長大。如今有時會想家，每個盛夏的花生收成季時，那片農田裡依然會見到一個男人的身影。陰晴不定的天氣裡，不論乾枯的裂痕，或是淹滿水的汪洋，它依然頑強的生長，也許有一天花生田會消失，那些所愛恨的人會不在，而我依然會祈求好事發生。

曾經所厭惡的事物，有一天卻成為人生中最重要信念。